

#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C. (P) 3887

語錄

舊社會建築在地主和資本家壓迫全體工農的基礎上。我們應當毀壞這個社會，應該打倒這些壓迫者，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團結起來。

列寧

497 期 6-8-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20 分

## 僞“國慶”掩蓋不了 新殖民主義的本質

最近，美英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李光耀傀儡集團，又再狂熱地籌備它們的“國慶日”了。

李光耀傀儡集團對於它們的所謂“星加坡共和國”的“國慶日”經常是大肆宣傳和勞民傷財地大鬧一番，妄圖通過這一番胡鬧，向人民灌輸一個僞“星加坡共和國”的反動國家意識概念，以掩蓋“星加坡共和國”是美英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產物的反動本質。

在僞“國慶日”的當兒，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大小嘍囉們，狂熱地吹噓什麼“經濟日漸繁榮”、“社會不斷地進步”、“人民的生活水準逐漸在提高”、“政府正在向着工業化道路邁進”等等荒唐謬論，以掩蓋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人民，在美英帝國主義以及其它本地區的傀儡集團的殘酷剝削和階級壓迫下，人民的生活日益貧困，物價高漲、苛捐雜稅、和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等事實。

衆所周知，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國家。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不過是勾結美英帝國主義者，陰謀製造出所謂“馬來西亞”和僞“星加坡共和國”是兩個國家的反動概念，它們要弄分而治之的陰謀，是爲了分化人民的革命團結，妄圖鞏固美英帝國主義者在馬來亞的殖民統治。

自從僞“星加坡共和國”宣告

成立後，李光耀傀儡集團在“外交”上標榜着什麼“中立”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但是它們却公然地執行美英帝國主義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勾結美英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以及各國反動派，在東南亞推行反革命活動。爲美帝國主義侵略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各國而瘋狂叫囂。

在政治上，李光耀傀儡集團即執行美英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對星加坡島人民採取法西斯軍事獨裁統治。殘酷地鎮壓人民的解放鬥爭，橫蠻地逮捕和槍殺手無寸鐵的群眾，把無數的反帝愛國志士關進暗無天日的黑牢里。

殘暴地摧毀無數的群眾革命組織，一切言論、出版、結社、旅行等自由都被剝奪得一乾二淨。李光耀傀儡集團，爲了更進一步地分化馬來亞的團結和強化它們的分而治之政策，還瘋狂地實施什麼“工作准証”、“非公民護照”、以及在長堤兩端實行所謂“關稅”和“移民檢查”等等反動措施。並且強硬地提高各項稅務，結果進一步造成物價不斷高漲，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這一切都是美英帝國主義及其

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強硬推行分而治之的反動政策所帶來的惡果。

在經濟上，李光耀傀儡集團一貫來都是奉行美英帝國主義主子的意旨行事的，它們大力地推行爲外國壟斷大財團和本地區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目私利益的各種反動措施，如僱傭法令、工業關係修正法令等，大開門戶讓外國壟斷大財團源源而入，並且給它們特別優待的條件，讓它們在星加坡島開設工廠和發展金融企業，撈取巨額的利潤。李光耀傀儡集團還極力地保護外國壟斷大財團的目私利益，不斷地打擊和破壞本地區的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此，導致許多本地的民族工商業者無法向外國壟斷大財團競爭而紛紛倒閉或搖搖欲墜。

另一方面由于李光耀傀儡集團處心積慮地爲外國壟斷大財團提供廉價勞動力，指導和慫恿外國壟斷資本家壓制工人的工資，使工人階級的生活苦上加苦，這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推行媚外政策帶給工人的災難。

在文化教育上，李光耀傀儡集團也是一貫奉行英帝國主義主子的意旨辦事的，所以它們也是大力推行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政策，而極力摧殘各民族語文教育，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 一九七三年後星加坡的政治趨向

(接上期)

## 四人民日益覺悟到統一的必要性

今天，星加坡已成為以美帝為首的為外國壟斷財團掠奪東南亞資源的通訊、儲藏、裝配、服務和分銷的中心。除了提供廉價、溫馴的勞動力之外，李光耀還花費數億元的人民血汗錢，為外國壟斷資本家提供最现代化的設備。

當李光耀政權為外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服務時，它也繼續對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例如，要發展巴爺禮峇機場，它們就把淡濱尼士區內成千上萬的農民和當地居民迫遷掉，而且沒有給予合理的賠償。又如要發展貨物箱運貿易轉運站，它們就以極低的和不合理的價格強行掠奪客氏宗祠的墓地。所謂城市重建和發展地皮，也給很多人民帶來迫遷、失去生計、高昂的生活費，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

所以，很明顯的，星加坡從整個馬來亞分隔出來，並進一步受到吉隆坡和椰加達的孤立已經給長堤兩端的人民帶來許多人為的困難。星加坡受到更大的孤立，人民就將遭受更大的困難。這特別是當帝國主義者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時，它們就試圖把經濟負擔轉嫁給殖民地人民，以挽救它們的經濟總崩潰。

值得注意的，星加坡在整個東南亞遭受孤立，並給人民帶來許多困難，將幫助長堤兩端的人民清楚地認識到星加坡的經濟是和整個馬來亞的經濟分不開的；人民的基本利益只有在星島和整個馬來亞統一之後，才能得到適當照顧；實際上，星加坡島只不過是馬來亞的一部份；長堤兩端的人民不是兩個不同國家的兩個不同的民族，而是同一個國家內的同一民族；他們不是所謂的“馬來西亞人”和“星加坡人”，而是馬來亞人。人民將會看到，長堤不應該成為一道障礙，而是聯系星加坡和整個馬來亞的一道橋樑。

所以，廣大人民對解除長堤來往的移民檢查、固打制和關稅等等，對星加坡和吉隆坡之間進行更有效的經濟和政治合作，對爭取馬來亞的統一必然逐漸強烈。

重新統一的要求，不僅是中國、朝鮮和越南的政治趨向，同時也是馬來亞的政治趨勢，在未來的日子裡，這個政治趨向將日益強烈。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沒有人能夠阻止這不可抵擋的政治趨勢和歷史的發展。

## 五種族主義危機

在它們孤立星加坡的過程中，帝國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和反動派經常在整個區域挑撥種族情緒和製造恐懼，把星加坡指為所謂“華人城市”、“第三中國”和“東南亞的以色列”。因此，暴露和反對帝國主義以種族主義分裂人民團結的惡毒陰謀，以及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現在，完全有必要向惡勢力展開全面鬥爭。在將來，反華種族主義大屠殺是否會發生，有很大成份將決定於此鬥爭是否會成功。

拉扎克傀儡集團與李光耀傀儡集團互相勾結，維持東南亞的種族主義的緊張狀態。拉扎克政權特別強調在“馬來西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社會重建工作”。實際上，這是為替將來的民族屠殺製造輿論準備。

另一方面，李光耀政權（過去，它們不斷叫囂所謂“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種族主義口號，是要負起1964年星加坡的種族衝突事件的一定責任。）不斷誇言建立一支以色列式的軍隊。它經常強調所謂“生存”，蓄意在華人之間玩弄沙文主義，使之產生恐懼，從而使人民接受抽兵和在精神上接受星加坡在敵對勢力的包圍中必須成為一個武裝的城市。這些種族主義的論調只能使到整個區域內的非華族人民接受星加坡是所謂“東南亞

的以色列”。尤有進者，當星加坡在李光耀的統治下，繼續充當西方帝國主義者掠奪東南亞豐富資源的中間人的角色時，當反對帝國主義對整個區域進行剝削的民族主義不斷成長時，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必然的結合到反對作為中間人角色的星加坡。因此，馬來沙文主義的反華就不只反“星加坡”，而是遍布整個東南亞的華人。

種族主義是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產物，當東南亞繼續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統治時，種族主義的危機就必然的繼續存在。

## 六美帝並不會撤退

美帝從越南“撤退”，將會對星加坡的政治起着怎樣的影響呢？答案是：沒有什麼大影響。

美帝將不會從東南亞真正撤退，即使麥高文成為美國的下屆總統，美帝也不大可能從東南亞全部撤退。美帝的第七艦隊將會繼續在兩中國海游弋一段相當長的時期。美帝也將躲在幕後，以椰加達為它的主要代理人，繼續玩弄它的亞細安的政策。李光耀政權對這些可能不喜歡，然而，它却還是無可奈何地跟着美帝跑。美帝在中斷整年之後，才重新委任駐星大使，表明它對李光耀政權的不滿。實際上，這是警告李光耀在以後要乖乖聽話，不許亂來。

所以，李光耀是否能繼續當星加坡的偽“總理”，將看它是否能繼續獲得其美英帝主子的寵愛而決定。

李光耀害怕美帝從越南撤退，他不是太過擔心一個又一個反動政權崩潰之後他也會跟着垮台，而是因為（一）美帝降低越南戰爭之後，將會打擊星加坡的經濟，減少星加坡的石油工業、修船業等等的生意；（二）美帝撤退之後，將使李光耀更加孤立，和受到吉隆坡與椰加達的更大壓力。試想，一個自高自大而又狡猾傲慢者，却要向那些經常受他

(轉人第十一版)



# 舞 亂 魔 羣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五日廣播）六月廿四日和廿五日，在吉隆坡舉行的巫統全國代表大會，拉扎克向大會發表了長篇演講。在大會開幕的前一天（即六月廿三日），巫統青年團和婦女組織也召開了代表大會。伊斯邁在這兩個大會的開幕式上也發表了長篇講話。巫統青年團頭子哈俞，向青年團代表大會作了實際上是給大會進調子的報告。

巫統這一屆代表大會是在拉扎克集團的各項反動政策日益不得人心，政治、經濟危機日益深化，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日益劇烈的情况下舉行的。

從去年巫統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以來，拉扎克集團的反動階級本性更加暴露，它們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遭到各族人民更強烈的反對。它們煽動馬來沙文主義的陰謀，遭到馬來族勞動人民更廣泛的抵制。巫統內部的明爭暗鬥，也沒有因為巫統章程的修改而有所緩和。

拉扎克在演講中用了很多時間，大談“新經濟政策”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利害關係，說這個政策的成敗，將決定“馬來西亞”的生死存亡。他竭力掩蓋官僚資本的各種剝削機構，如“國家企業公司”、“米穀局”、“漁業發展局”、“城市發展局”、“姆達農業發展局”、“格姆布農業發展局”、“人民信托局”以及各州“經濟發展局”等出賣國家利益掠奪各族人民的罪行。他吹噓：“新經濟政策已經為土著所接受。土著對各項開發計劃抱有很大希望。”但他又自打嘴巴地叫嚷：“必須整頓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懂得不要光有希望，因為開發計劃的成功，將取決於人民的態度。態度不改，就不能面對未來的挑戰”等等。他在結束講話時，還別有用心地說：“我們所處的時期，就像一把刀，如果不利用它，它將會毀滅我們。”他聲嘶力竭地叫喊，“良機一去不復返，時間不等人，不抓住它，我們就要吃虧”。

伊斯邁的講話，則把重點放在巫統的組織問題上，他無可奈何地招認，巫統內部爭吵劇烈，絕大多數分部和支部，公開抵制拉扎克的命令，拒絕向總部報告活動情況，甚至事先不與總部商量，就作出決定向外公布。有一些分部和支部，不像是巫統的地方組織，而像是別的政黨的分部或支部。他要求巫統青年團，不要成為“公開的壓力集團”，並且宣稱：“要採取措施對付不守紀律的人”。

如果說拉扎克和伊斯邁都在講話中為官僚資產階級製造民族仇恨的罪行辯解，那麼哈俞却公開煽動馬來沙文主義，並且鼓吹，巫統青年團在破壞各族人民團結的勾當中要起重要的作用。他胡說什麼，“馬來人只擁有一種權力，就是政治權力，而在經濟、教育和技術方面則毫無權力。”其實，馬來族勞動人民和華、印族勞動人民一樣，政治上完全處於無權狀態，華、印族勞動人民在經濟、教育及其他方面也與馬來族勞動人民一樣，遭受剝削和壓迫。哈俞的所謂馬來人政治上的權力，只是一小撮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階級特權。他還叫嚷：“馬來人必須為爭取所謂合理分配財富而進行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鬥爭”。他用威脅的口吻說：“各族在經濟和教育方面的不平衡是顆定時炸彈，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切成就都會完蛋。”

從這三個巫統大頭目的講話中，人們可以看出，拉扎克集團要更瘋狂進行經濟掠奪，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們要變本加厲地推行民族壓迫，加緊法西斯鎮壓。巫統及其青年和婦女組織的代表大會的召開，就是為官僚資產階級的掠奪和壓迫進行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但

是，拉扎克集團的反動行徑，必將促使它們同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尖銳。而它們內部狗咬狗的爭吵，也必將更加劇烈地發展。

近年來，它們內部互相傾軋的醜劇演個沒完。在霹靂，甘馬努丁雖然代替了阿末賽邁做了偽州務大臣。却當不上霹靂州巫統協調委員會的主席。不久前，有消息說，被拉扎克委任為霹靂州巫統協調委員會主席的偽農業與漁業部長卡沙利沙非，曾經打算用自己的親信去奪甘馬努丁和霹靂偽州議會議長阿里賽尼的權。在玻璃市，偽州務大臣昔阿末，已經被惹阿化哈山代替了。在丁加奴，拉扎克親自接管了巫統的領導權之後，還把自己的親信尼克哈山扶上台。彭亨的偽州務大臣耶哈耶，不僅在這次巫統代表大會選舉巫統最高理事會時榜上無名，而且大會結束不到一星期，就在拉扎克的調揚聲中，被迫下台。在馬六甲，身兼巫統馬六甲分部主席的惹化峇峇和偽首席部長達立加林之間的長期暗鬥，發展成為一場不可收拾的明爭，被擯下台的達立，死不甘心，公然敢於向得到拉扎克撐腰的惹化峇峇挑戰，宣布他不是退休，而是暫時請假。並且指使他的那一批追隨者在這次巫統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時候，從馬六甲專程趕到吉隆坡示威。這次全國代表大會一結束，當不上巫統最高理事會委員的達立，又糾集他的同伙和追隨者，在馬六甲四個區舉行會議，宣布成立四個巫統分部。這些會議還通過決議，要達立立即消假，繼續担任首席部長。

巫統內部的爭權奪利，在這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巫統最高理事會時也表現的十分明顯，有消息說：在投票前夕，出席大會的一些偽州務大臣曾經達成協議，進行了秘密活動，致使拉扎克的心腹卡沙利沙非

（轉入第十版）





# 農民羣衆堅決抵制偽農民協會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二日廣播〕拉扎克集團爲了變本加厲地壓迫和剝削廣大的農民羣衆，特別是馬來族農民羣衆。最近幾年來，到處成立所謂農民協會。拉扎克集團的“農民協會”是以蔣介石匪幫的偽農協爲黑樣板拼湊起來的。蔣匪幫在美帝的支持下，把偽農協強加給台灣的農民，對台灣農民進行法西斯控制和殘酷的剝削。

幾年前，傀儡集團就叫嚷：“要把台灣農民協會的一切好經驗拿來本邦寶錢。”一九六七年八月卅一日，偽國會通過了“農民協會法令”。從那時以來，它們就用盡威迫利誘的手段，到處拉攏和強迫農民入會，企圖達到使每一戶農民的家長都成爲自己區內農協的會員的目的。美帝爲了幫助傀儡集團推行這個罪惡陰謀，派了若干名特務以“志願人員”的名義到我國充當爲農協的顧問。傀儡集團還撥出鉅款給偽農協作爲活動費用，並且聘請蔣匪幫的專家，直接指導偽農協的活動。

一九七一年七月，偽國會又通過“農民協會修正法令”，對偽農協的反農民勾當作了更具體的規定，這就是：提供包括控制、收集、儲藏和買賣農產品以及畜類等在內的所謂銷售服務；提供包括貸款和儲蓄在內的所謂信貸服務。同年九月，拉扎克集團委任阿布都爾沙末·伊德里斯爲偽農業與漁業部副部長，專門負責管理偽農協的事務。

拉扎克集團爲了欺騙農民入會，無恥地說：成立偽農協的目的是“要幫助農民提高農業知識和技術”，“增加農業生產和農民的收入”等等。伊德里斯上任後，大事宣揚偽農協的所謂五大宗旨。今年三月底，拉扎克在主持偽全國農協總會成立時宣稱，他要偽農協成爲符合“新經濟政策”，能够使農業商業化，使鄉村居民態度現代化的工具。他要偽農協鼓勵農民，使用現代化機械和更科學化的農業材料。今年六月底，偽全國農協總會的總經理說：貸款給農民購買肥料和農具以及設立統一的銷售制度，是當

前偽農協三大任務中的兩項任務。爲了實現這些計劃，拉扎克集團在所謂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又撥出一千六百九十萬元給偽農協。拉扎克在主持偽農協成立的時候，再宣布撥四百二十萬元給偽農協作爲周轉資金。

這些傀儡集團的頭目所講的“銷售服務”、“信貸服務”，實際上就是要壟斷農產品的買賣，賤價收購農產品，要統一實行高利貸，對農民，首先是馬來族農民實行更殘酷的剝削，爲它們的帝國主義主子搜刮廉價工業原料。它們所講的“現代化”、“機械化”，戳穿了，就是要爲帝國主義壟斷財團傾銷工業產品，把鄉村地區變成帝國主義壟斷財團掠奪巨額利潤的市場。換句話說，偽農協就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大買辦，又是大高利貸者。事實也正是這樣，偽農業與漁業部副部長最近宣布：從今年七月起，偽農協將成爲三家外國大公司的獨家代理商，專門代銷它們的產品，如肥料、農藥、拖拉機等。從明年起，偽農協將開始壟斷會員所需要全部用品的供應，而農產品的銷售，也將逐步由偽農協控制。

正是因爲偽農協是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壓迫和剝削農民的工具，所以，這個反動組織實行的是所謂權力和能力分離的組織制度。根據這種制度，農民會員毫無權力，操縱偽農協大權的是一小撮由拉扎克集團派來的所謂有能力的總經理和受薪職員。這些人，其實都是傀儡集團的官員，他們同農民會員對立，是傀儡政權壓迫和剝削農民的各種政策的執行者。他們還串通地方偽政權的頭頭，共同迫害農民。例如：吉蘭丹偽農協的職員勾結偽縣長，向加入偽農協的農民逼債，它

們要這些農民會員按時還清向偽協所借的債，否則，偽縣長就不收農民所繳的土地稅，它們明知貧苦的會員沒法還清債務，却硬逼這些會員不得不向別人借錢先還債務，再去借錢來繳土地稅，這不僅迫使農民背上更沉重的債務枷鎖，還有喪失土地的危險，它們的用心何其狠毒。

傀儡集團早已成立了好幾種壓迫和剝削農民的組織，如“合作社”、“稻農協會”、“小園主協會”等，爲什麼還要搞“農民協會”呢？這是因爲這些原有的反動團體幹了太多壞事，很不得人心。傀儡集團爲了緩和農民的不滿，不得不又玩弄騙人的把戲。更重要的是，近幾年來農民抗稅和奪地的鬥爭日益發展，因此，傀儡集團拼湊這個偽農民協會，不僅在經濟上對農民進行掠奪，而且企圖控制和束縛農民，破壞農民羣衆的鬥爭。

但是，農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從偽農協的罪惡勾當中看穿了傀儡集團的陰謀。吉蘭丹巴西馬士縣勒馬爾“水利計劃”區，古邦甲洞的農民說：穀子的官價每担十六元，偽農協所訂的價格比官價更低，只有十三元五角，而偽農協的代理商却以十二元的賤價，向農民強制收購，這叫做什麼“增加農民收入，提高馬來農民經濟地位”呢？廣大農民抵制偽農協。在廣大農民的抵制之下，偽農協拉攏農民入會的陰謀遭到失敗。在霹靂雙溪馬尼和拉布古帶，偽農協已經成立了四年，可是，到現在爲止，會員人數只佔當地農民的百分之三十，使偽農業與漁業部副部長連連哀嘆“痛心”。在實叻遠的木歪以及其他各州情況也差不多一樣。例如：威省的高淵第九區和第十區，入會的農民也是寥寥無幾。

美帝的特務、蔣匪幫的專家以及拉扎克集團所使用的鉅款和種種

（轉入第十版）





#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列寧——

(接上期)

七

## 參加不參加資產階級議會？

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極端鄙視、而且是極端輕率的態度對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們的論據是什麼呢？我們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經看到：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在歷史上已經過時的議會制度鬥爭形式……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

這話說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顯然是錯誤的。“回頭再去採用”議會制度！莫非在德國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恐怕還沒有吧！那末，怎麼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一句空話嗎？

議會制度“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就宣傳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戰勝議會制度，還相距很遠。早在幾十年前，就完全有理由宣布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說不必要在資本主義基礎上進行很長期很頑強的鬥爭。就世界歷史來說，議會制度“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時代已經告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來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遲一二十年，這用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是算不得什麼的，這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無法大略加以計算的。正因為如此，拿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實際政策問題，便是極為嚴重的理論錯誤。

議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嗎？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末“左派”的立場就是穩固的了。不過，這需要進行十分嚴肅認真的分析來加以證明，而“左派”連這樣做的門徑都選擇不着。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February (8) 1920）上登載了一篇“關於議會制度的提綱”，這篇提綱顯然是反映了荷蘭的左派或左的荷蘭派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這樣卓越的政治領導者的見解相反，德國“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已經認為議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錯了。單單這一點就立刻根本推翻了議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斷。“左派”應該證明，為什麼他們那時的不容爭辯的錯誤，現在又不再是錯誤了。他們連一點證據的影子都沒有拿出來，並且也拿不出來。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這就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不履行自己的這一義務，不以極端注意、仔細和審慎的態度去研究自己明顯的錯誤，這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的黨，而

是一個小組，不是群眾的黨，而是知識份子的和沾染了知識份子惡習的少數工人的一個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的法蘭克福組織出版的同一本小冊子里，除了上面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數百萬仍舊跟着中派”（天主教的“中派”的黨）“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農村無產者正在提供無數的反革命軍隊。”（見上述小冊子第3頁）

這些話顯然說得太僵硬、太誇大了。但是這里所述的基本事實却是不容爭辯的；“左派”既然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証實了他們的錯誤。既然“數百萬的”無產者，不僅還一般地贊成議會制度，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怎麼能說“議會制度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可見在德國，議會制度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可見是德國“左派”把自己的願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態度，當作客觀現實。這對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沙皇制度的異常野蠻和殘暴的壓迫，在一個特別長期里，用特別多樣的形式造成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造成了無限忠誠、熱情、英勇和意志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我們曾經對革命家所犯的這種錯誤，作過特別真切的觀察、特別仔細的研究、特別透徹的了解，所以我們對別人的這種錯誤，也看得特別清楚。在德國共產黨人看來，議會制度自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可是問題恰恰在於不能把對於我們已經過時的東西，當作對於階級也已經過時的東西，當作對於群眾也已經過時的東西。正是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為階級的黨、作為群眾的黨來判

(轉入第十版)



(81)  
1972

# 樹膠花開的時候

\* 田野 \*

(一)

淡黃色的花朵綻開在遼闊的膠林，清清的芬芳陣陣地向遠方飄去。  
.....。

寂靜的膠林響着一陣慌亂的腳步聲，踏碎滿地枯黃的落葉，拆斷了乾燥的枝橫，這些響聲伴着呼嘯的風在膠林里奔馳。

午後的陽光，偷偷地從茂密的樹葉的縫隙里穿射下來，那赤熱的金黃色的光芒，在一個奔跑着的少年的臉孔上閃閃地跳躍着。

這少年赤着雙腳，一邊跑一邊還轉回頭看看，他穿着短褲和一件過長的短袖衫，那赤黑色的凝結了的膠液，一點點一粒粒地布滿了衣服，使那些衣服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他終於跑出了膠林，而且越過了一條山旁的小徑，在一個小小的土丘上站着，他在喘着氣，整個胸部在一上一下地起伏着。

陽光照着他的臉孔，一副黝黑的馬來少年的臉孔，看上去有十二、三歲了，消瘦的個子，那臉孔看樣子是因為營養不足而顯得灰黃，那乾燥沒有油質的散亂的頭髮被乳白的膠液淋過了，有一些已經凝結起來了，臉上也有一些，他正用手擦着，把乾了的膠液，薄薄地從臉孔上拉起來。他的嘴唇像繃過似的緊緊地關閉着，晶瑩的淚珠在他的美麗的大眼睛裏來回地滾動。

在土丘上望過去，那遍個山坡是數千依吉膠林，這是土地發展局計劃下開拓的，已經有六七年了，那年青的膠樹，圓圓胖胖地一排排屹立在那里，蕭鬱的深綠色的葉子，在山風猛烈的吹拂着，掀起一道道綠色的波浪，宛如綠色的海洋，滾滾的波濤正向遠方捲去，那波濤還飛濺着淡黃色的浪花。

在那綠色的波濤里，那少年在拾綴着過去的事，他們的一家和這綠色的膠林是那麼親密地連合在一起，他們初來時這里還是荒山野嶺

，如今是膠樹的青春，是收成的時候了。但思潮一下子緊勾住了他的心，像針刺一樣突然地顫抖一下。一幕令他心驚胆戰的情景，一幕令他失望悲痛的情景又在他目前呈現.....。

那是才半點鐘前的事。他和爸爸魯士曼從膠園里收膠回來。

天氣很熱，魯士曼挑着兩桶膠水，還加上兩“膠殼”的“膠絲”，在小徑上向回家的路上走着，他那已斷去了袖子的上衣，被汗水濡濕了一大半了，混沌的眼睛平平地向前面瞪着，似乎有無限的不平和怨恨，那沒有修剪過的，長短不平的灰白色的鬍鬚把他緊閉的嘴唇遮蓋了一大半，他的左額上有一條三寸長的傷痕，像一條蚯蚓彎彎地蓋過眉頭。

他緊緊地跟在爸爸的後面，有時不得不帶跑幾步才能跟得上魯士曼。

“阿雅，為什麼走得這樣快呀？”他問爸爸。

“答卑，你沒有看看太陽？現在已經是幾點了？太陽已經過了頭了？等一會那個克蘭尼(1)又要罵了。”魯士曼一邊走一邊用雙手遮住眼睛向太陽望望，因口渴而乾裂的嘴唇微微地張了開來。

他又緊緊地跟着爸爸繼續走着，他知道爸爸近幾個月的心情是那麼古怪，脾氣是那麼暴躁，動不動就罵人，或是靜靜地呆在那里抽着他的落克烟，許久沒有開口，也沒有笑容，他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他走着，無意中從褲袋里摸出了一個橡膠樹枳作成的玩器來玩賞，這是他哥哥馬來在未離開他們以前教他做的，用一粒肥大圓滑的橡膠枳，在它發芽的地方穿一個洞直透它的尾端，他把它稱為頭和屁股

，然後又在它的中間穿一個洞，他稱為肚臍，接着把橡枳內的白肉挖掉，就只剩下一顆有三個小洞的美麗橡枳殼了。下一步就用一小段椰樹葉的小枝幹，從橡枳的頭穿下屁股，枝干的上端有釘着一片薄片作成的小風扇，在枝干的中間綁着一段細線，線的一頭從橡枳的肚臍穿出來，這樣他一手提着橡枳，一手拉着從肚臍穿出來的那段細線，那竹片的小風琴就能飛快地不停地旋轉，而且發出尖銳的響聲。

他正在玩得出神的時候，沒想到，一根騰起的樹根就在他眼前，他的腳正好勾在這個樹根上，一個踉蹌，使他飛快地向前跌去，他的整個身體就那麼毫無控制地衝向爸爸的膠担上，魯士曼的身子也失去了平衡，向前跌去，那兩桶乳白的膠汁飛濺起來，跌落在地上。

空氣突然間變得那麼沉重，兩個膠桶斜斜地躺在地上，乳白的膠汁在地上慢慢地流着，流着，他知道已經闖了禍，一剎間不知所措地呆在那里。

魯士曼跌坐在地上，還沒有爬起來，他的臉上也濺滿膠汁，他的眼睛瞪得圓圓的，似乎在噴着火。那乾裂的嘴唇和那不平的鬍子在微微抖動。

“答卑，你，你倒掉了我們的血液！”魯士曼指着他說。

他還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今天是月廿五了，一個月就是只有幾天膠汁是屬於我們的，你，你盡把它倒了，我們要吃什麼啊？”他說着臉上突然現出兇狠的光芒，摸出了跌落的膠刀從地上爬起來。

“答卑，我要殺你這答卑。”魯士曼這時發狂似地喊起來。

這些情景他全部看在眼里，在這種情況下，爸爸真的可能殺了他，看見他的兇相是從來沒有過的，爸爸完全失去了理智，他發呆的情

形也全消失。一拔腿就跑了起來，他也不知跑到何處去，只要有路他就拚命地跑去，終于跑到這里來了……。

他低着頭在默默地想着，他要到那里去了呢？他是不是要回家去？但是爸爸的那副兇惡的臉孔刺那間又在眼前出現。

他又抬起頭向四周望望，彷彿爸爸就提着膠刀來到眼前，但是一切都是那麼靜，什麼也沒有，除了那陣陣刮着的山風，那叫人感到刺痛的金黃色的陽光。

遠處的膠林依樣在滾翻着綠色的波浪，有時陽光從云层偷瀉出來，只是照着那滾翻的綠色波浪的一部份，更顯得奪目綺麗。這片膠林是屬於誰的呢？是我們的？是土地發展局的？是祖國的？他也不大清楚，但祖國這個親切的名字還是從烏新伯伯那里聽來的，那一次烏新伯伯同爸爸談得深夜，直到那盞煤油燈因沒有煤油熄了才笑着走的，那一次之後爸爸的臉上也有幾天的笑容，但過後又消失了。

他在想得入神的時候，一隻笨重的手搭在他的小肩膀上。

“沙峇，你站在這兒幹什麼？”這個人的聲音像他那隻手一樣粗重的，但在粗重裡頭却蘊藏着慈祥的溫暖。他那雙有着豐富智慧的眼睛閃閃地望着這少年。

“烏新伯伯”少年像迷失在森林裡突然遇到熟人那麼高興地叫了起來。但同時又因為無限的感傷而掉下了眼淚。

“沙峇，你一個人在這兒？出了什麼事嗎？看你，這麼大了還要哭啊！”烏新摸摸那少年的頭，發覺他的頭髮被膠汁貼住了一大片。

“烏新伯伯，爸爸，爸爸他發瘋了。”沙峇想到那時的情景還心有餘悸。

“沙峇，你不要亂說，魯士曼怎麼會發瘋呢？前幾天我才遇到他。”烏新口里雖然是這麼說，但看到沙峇的表情，他心里也有他的猜疑。

“真的，烏新伯伯，爸爸剛才拿膠刀要殺我呢？看他那副兇相，不是嚇我的。”沙峇說。

“魯士曼是怎麼會要殺你呢？你說來聽聽。”

沙峇就把剛才發生的經過說了一遍。他什麼都講得十分清楚，連他怎樣玩那個橡枳玩要都講了。

“沙峇，你錯了！為什麼要在回家的路上玩這個呢？就算不撞倒你爸爸的膠汁，要是跌到溝里去也是不好的，以後不要這樣貪玩了。”

“烏新帶着責備的口氣，但不是嚴厲的。接着又嘆着氣說：‘唉，也難怪，你是個孩子啊’。”

“不！我不要回家。”沙峇噘着嘴說。

“不要怕，有烏新伯伯在，你爸爸不會怎樣，再說他也是一時衝動吧了，過後就好了。”烏新在勸說。

“不！我不要回去！”沙峇還是那麼肯定地說。

“你不回家，那麼你要到那兒去呢？”烏新問他。

“我？……”沙峇一時也回答不出來。

“不然，這樣吧！先到我家去坐坐，等你同意了，我才帶你回去。”烏新說着就拉着沙峇的手向甘榜的小路走去。

## (二)

路上，沙峇還是帶着他沉重的心情默默地走着，烏新一邊走，一邊在思索着他應該怎樣和這孩子說一些問題，使他能夠懂得一些生活的道理，目前的日子為何是這麼貧困的。為什麼魯士曼會說一個月的膠只有幾天是屬於自己的？

沙峇對烏新是十分熟悉和尊敬的，因為他覺得烏新是個懂事的好人，年紀比爸爸大一點，而且爸爸也十分尊敬他，再說如果不是生活貧困，哥哥馬末被迫到外地找生活的話，他們已經成了親家了，馬末和烏新的女兒伊娜在一年前就訂婚了。

“沙峇，你多少年紀了？”烏新簡單地問。

“十二歲五個月”沙峇帶着疑問的眼光望着烏新回答。

“這樣的年紀應該是在學校讀書，蹦蹦跳跳的，生活過得頂有快樂，但是你這麼小孩子為什麼竟到

芭里來養蚊子呢？”烏新帶着感嘆向沙峇發問。

“我讀過一年書，那是在我們還沒有搬來這里住的時候。學校離我們住的地方可遠了，有幾哩呢？我可不知道！但天還沒亮，當第一次雞叫的時候，我就起來了，撥弄着糞水，揹着小書包上學去了，那里的讀書生活，現在想起來也很有味的。”沙峇帶着回憶的心情說。

“但是後來呢？後來為什麼不讀了？”烏新插了一句。

“後來，爸爸買不起書，我就沒有書唸了。爸爸當時還生氣地對我說：‘這書不是我們窮人唸的，你還是跟爸爸到膠園里去工作吧。’後來爸爸把一塊小園地和住家賣了，申請土地發展局的土地，聽爸爸說還花了不少錢。”沙峇低着頭說。

“沙峇，和你一樣沒有書讀的孩子多的是，但這樣的情況有一天會好起來的，那時候，人人都平等，孩子有書讀，有飯吃，我們自己作了祖國的主人了。”烏新充滿信心地說。

“會有這樣好的事嗎？”沙峇帶着疑問問道。

“當然會有的，一些國家已經有了。有些事情你還不懂得。但不要緊，慢慢的，你就會成長起來的。”烏新說着對沙峇看看之後又說了：“聽說你媽常採野菜來煮是嗎？”

“是的，也不只是我媽，許多人呢！爸爸每天却挑兩大桶膠到膠房去，那麼多的膠一定可以賣很多錢的，但是爸爸每月只有拿到二、三十塊呀，除了買米，什麼都沒有了？烏新伯伯，為什麼會這樣呢？”沙峇帶着苦痛的表情發問。

“那是被土地局扣去了。”

“為什麼呢？我們欠他們錢？”

“

“是的，欠了許多錢。”

“那什麼時候可以還完錢。”

“也許要很久很久，因為我們沒有錢生活，又去借一點，借高利貸，這樣下去是沒有完的一天的。

(轉入第九版)



## 題偽“國慶”

張燈結彩

為貧窮披上盛裝

歌功頌德

為暴政譜上柔和的旋律

剛強勇猛

終歸是賣國賊的賤骨頭

日薄西山

逃不過人民的鐵拳

(按第八版)

你聽過一句話嗎？鱷魚那會拒絕屍首(2)。

“那我們怎樣辦呢？”沙峇說。

“那很容易。”烏新說這話的時候眼睛突然現出了光彩，充滿信心地說下去，“直到那一天，大家都覺醒了，團結起來了，對土地局說：去你的吧！我們都被剝削夠了，我們不要還錢了。那時候必有一場戰鬥，但最後一定是我們勝利，因為我們人多啊！”

沙峇的臉上有了笑容，他對烏新是信任，他知道烏新絕不是在騙他，這樣的一天必然會到來。

“到那時候，我要和你們一起鬥爭，我要用我的拉士德去打那大肚子的克蘭尼，我用腳車的鐵珠就能打傷他。烏新伯伯，你贊成嗎？”沙峇充滿天真地向烏新問。

“沙峇，只是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發動許多人，才會有力啊！”烏新說着，已經來到了他們的家了。

“沙峇，進去坐。伊娜姐姐會在家。”烏新說着拉着沙峇爬上了幾級梯子就進了那高腳的亞答屋。

伊娜正在廚房忙着，一白鍋的碎米飯正在微微地冒着白烟，煮馬拉煎的江魚仔香噴噴地躺在盤子，另一鍋是淡黃色的木薯葉伴椰漿煮成的咖哩湯。

伊娜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女，長得不高，一對烏溜溜的眼睛對稱地

長在消瘦的臉孔上，長長的頭髮，圍了幾彎，摺了幾摺，圓圓地用別針勾在腦後。褪了色的無領長袖衫，那過長的沙籠把腳板都遮蓋起來了。她一回頭，看見爸爸和沙峇回來，起初有點驚奇，因為沙峇並不常來，另一方面也有點喜歡，也許他可以了解馬末的消息。

“阿雅，沙峇來了”伊娜小聲地說。

“是的，沙峇來這里休息休息，你看看他的頭還全是膠液呢”烏新對女兒說，但他並沒有告訴他魯士曼的事，因為這對她沒有什麼好處，只有讓她多一份擔心。

“在這里坐坐吧，讓伊娜把你頭上的膠液弄掉先吧，然後去沖涼，吃飯。如果你不想回去，在這里住也可以，只要我去通知魯士曼一聲，如果這樣不好的話，就通知你媽好了，免得讓她擔心。”烏新說了一連串的話，他想使這孩子的心情好過來。

沙峇默默地在鋪着草蓆的樓板上坐着，伊娜已經拿了一把梳子來了，就在沙峇身旁坐了下來，她小心翼翼地替沙峇把那凝結了的膠液從頭髮里梳上來。

“痛嗎？沙峇。”伊娜小聲地問

“不！”沙峇堅決地說，其實是很痛的，他的眼里已有淚水在浮動了，但他強忍着，他要表現他的倔強，自尊，他不在女孩子的面前掉淚，更不在伊娜的面前。

烏新從水穹那里沖涼回來，沙峇的頭髮已經梳好了。

“沙峇，去沖個涼，涼快涼快，讓過去的事都遺忘了。”烏新說。

一點多鐘的時候，他們一起坐在草蓆上吃着飯，一邊在閒談着。

“沙峇，阿芒(3)有寫信回來嗎？”伊娜問。

“有的，前天才收到一封信，我聽阿雅對媽媽說，也許不久馬末就會回來，但信很短，我沒有聽到爸爸再說什麼了。”沙峇說。

“沙峇，阿芒有提到我嗎？”伊娜問這話的時候，聲音細得很，

一陣緋紅湧上了她的面頰，她偷偷地望了烏新一眼就低下了頭。

“沒有。”沙峇簡短地說。

當伊娜聽到馬末要回來的時候，心里十分興奮，但她不敢表露出來，只能偷偷地藏在心底，但聽到馬末沒有提到自己，又感到失望和有點委屈了。

馬末離開她已經一年了，她還記得他離開的前夕，偷偷地跑來和她見面，那時的情景又湧上眼前。

馬末激動地告訴她：“伊娜，我要到新加坡去了。你不要傷心，我一定盡快回來。”

“你為什麼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在這里不好嗎？”伊娜帶着抽泣的聲音說。

“伊娜，你難道不知道嗎？那時我們把希望，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膠林，然而一切都是騙局。膠樹花開過了，膠樹開割了，然而我們的生活還是一樣貧困，這樣，我們怎麼結婚。伊娜，你忍耐一點，我籌一點錢就回來，那時我們就可以結婚了。”馬末耐心地解說。

“希望你不是騙我。”伊娜算是同意，微微地點點頭。

“不會的，絕對不會的。”馬末肯定地說。

這一次離開之後，馬末一共有寄三封信回來。

第一封信大意是這樣：“伊娜，我已經順利地到裕廊工業區工作，讓你也同我高興一下，你放心吧！我會努力地工作。”

第二封寫的較長：“伊娜，工作已經三個月了，原來的打算現在有點像幻想，這里的生活費很高，動不動就要錢，一天三塊錢的工資，個人的生活還勉強能夠過，但不能生病，不能夠有意外，不然的話，開支就不敷了。但你也別要難過，我一定想其他辦法。”

(待續)

◎ 注 釋 ◎

(1) 書記

(2) 馬來諺語，意是壞人是貪得無厭的。

(3) 指馬末



# 檳城和威省的稻農 迫切要求土地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二日廣播〕在檳城和威省，由於地主的剝削，喪失土地的農民越來越多。農民的生活也和吉蘭丹、吉打和玻璃市的一樣痛苦。

在檳城和威省，百份之六十以上的土地為地主所有，百份之八十的農民沒有土地。在威省，百份之七十五的稻農沒有自己的田地。在威省的東區和北區，地主所擁有的稻田佔這兩個區稻田總面積的百份之六十。威省北區的甘榜冷達，農民無地缺地的情況相當嚴重。據一九六九年十月報紙報導：這個甘榜的居民全部以種稻為生，但是，沒有土地的人佔全村人口百份之八十。傀儡政權的官員招認：這種情況還不是最嚴重的。他說：威省的一些甘榜的農民，不但百份之百的沒有土地，而且連土地也租不到。

威省稻農無地缺地的現象和各州現象一樣，是長期存在的問題，由於被迫租田耕種的農民是如此之多，地主就都乘機提高地租，並向租地的農民索取咖啡錢。農民如果還不起地租，土地就被地主收回。許多擁有一小塊土地的農民，由於沒有能力還債，土地也被債主沒收。據英帝殖民政權的一個機構——“米穀委員會”，一九五二年統計：在威省有百份之五十的稻田易手。

提高地租是地主變本加厲地剝削農民的一種方法。在威省，過去每畝地每年地租一百元，到一九六九年已增加到三百元。在檳城每畝地每年地租從過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一九六九的三百八十元，有的達到五百元。種雙季稻後，檳城和威省地價猛增，在威省中區和北區，每畝地的價格從一千元漲到四千元。隨着地價的上漲，地租也提高了，有的從每年每畝五十元增加到一百六十元，有的從八十元增加到二百八十元。地主不僅提高地租，還要農民預先還清，有的地主要農民一次預先還清三年的地租。在這種情況下，農民不是因為還不起地租，而

土地被地主收回，或者被迫向高利貸者借債。借債的利息高得驚人，通常是在百份之一到百份之二百之間，有的高達百份之二百五十。

威省北區有一個農村，農民幾乎百份之百借債度日，農民一陷入了高利貸者的魔掌，就永遠無法解脫債務的枷鎖。高淵第九區和第十

（接第三版）

非，在競選巫統副主席時落選。據報導：有五十五人參加爭奪最高理事會的二十個席位。各州代表，競相作弊，爭奪劇烈。拉扎克在閉幕詞中，對這次選舉表示不滿，他大發牢騷說，選舉方法不對頭，必須改變。第二天，巫統秘書長西米便公開宣布：將來的選舉要採用偽大選的辦法。奈人尋味的是，會議閉幕後第二天，巫統青年團頭子兼巫統副主席哈倫就公開叫囂：要在三年後，大大改變巫統的最高領導，使最高領導中，出現更多新面孔，並且竭力吹捧在這次巫統全國副主席競選中遭到失敗的馬哈迪。

不管他們怎樣爭奪，巫統仍然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黨，巫統的大權仍然操縱在一小撮大吸血鬼的手里。它的第一號頭目和第二號頭目還是拉扎克和依斯邁。原來的五個副主席中，只換了兩個：一個是偽教育部長胡塞因翁，他取代賽逸納賽爾；一個是埃沙甘尼，他代替法蒂瑪。原來的最高理事會委員中，有八個被排擠了。新選出的二十個委員中，有六個是州務大臣、五個是偽內閣的部長和副部長，其餘的都是馬來官僚資本的企業、公司和官僚機構的頭頭。其中包括“人民信託局”、“國家企業公司”、“聯邦土地發展局”、“米穀局”的頭頭以及臭名昭著的沙文主義者馬哈迪。

巫統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了，但

區的農民就是這樣，當地有一個農民說，這兩區的農民，世代代為高利貸者所束縛，因為農民遇到困難，沒有出路，被迫向高利貸者求助。穀子還沒有成熟，農民就向高利貸者借錢買打穀桶，皮帶等用具，以備收割。收成後，高利貸者拿回本利，又把它借給有困難和斷根的農民。現在連肥料也借自高利貸者了。總之，一切都受高利貸者支配，甚至農民賣穀時也任其克扣。有時一担扣穀多達四十斤。

檳城和威省的稻農向全國各地農民一樣，十分迫切要求土地。

是，巫統內部的爭吵和拉扎克集團的危機並沒有完結。巫統的新的領導集團仍然是一伙最無恥的賣賊和殺人不眨眼的強盜。巫統頭目們在大會上的言行以及大會所通過的許多反人民的決議，從反面教育了人民群眾，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警惕性，增強了人民群眾同拉扎克集團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決心和勇氣。

（接第四版）

威迫利誘的手段，都挽救不了偽農協的悲哀下場。現在，農民抗稅和奪地的鬥爭，正以燎原之勢蔓延全國，偽農協以及拉扎克集團壓迫農民的其他組織都將為農民的鬥爭烈火燒成灰燼。

（接第六版）

斷事理，處理事情。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群眾的水平，降低到階級中落後階層的水平。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必須把痛苦的真理告訴他們。你們必須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和議會制度偏見叫作偏見。但是同時你們也必須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個階級的（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正是全體勞動群眾的（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份子的）覺悟和修養的實際狀況。

（待續）

幽 注 釋 幽

（8）2月。——編者注



### 譴責馬力克為美帝 轟炸越南打掩護

河內八月二日消息：越南民主共和國《人民軍隊報》嚴厲譴責印度尼西亞外長馬力克，協助美帝國主義掩蓋美機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堤壩的事實。

《人民軍隊報》報導，馬力克在最近發表一項聲明時說：美機空襲北越的堤壩並沒有擊中目標，這項聲明完全是為美帝國主義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辯護。

《人民軍隊報》說：印度尼西亞外長馬力克，顛倒是非的聲明並非出於無知，而是接受尼克松匪徒的暗示。所以今天馬力克已成為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喉舌，他比尼克松匪徒本人更加無恥的。

《人民軍隊報》最後說：今天全世界人民對美帝國主義野蠻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堤壩以及其它屠殺行為義憤填膺。因此，馬力克聲明的出現完全是無恥的狡辯和完全不符合事實，而且旨在掩蓋美帝國主義最野蠻和無人道的罪惡行徑。

他此舉完全違背了世界輿論的共同趨勢。今天世界輿論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並要求美帝國主義立即停止對越南的轟炸以及對越南海港的封鎖。

今天馬力克的這項似是而非的聲明，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後指使的。

### 阮文紹集團強行拉丁

西貢八月一日消息：據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報導，阮文紹集團正在採取種種手段，強迫大中學生當兵，以彌補偽軍的嚴重缺額。

報導稱：最近，阮文紹集團又明目張胆地抓走近一萬名男大學生去充當偽軍，也就是抓走了各大學、男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強。萬行大學被抓走九百三十人，和好大學被抓走五百多人、大樂大學院校被抓走了百份之六十的學生。

### 北京兩報一刊發表社論

## 紀念“八一”建軍節

北京七月三十一日消息：中國北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今天發表社論，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四十五週年。

社論在回顧過去四十五年的鬥爭之後指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

來，在毛主席的親切關懷下，人民解放軍開展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廣大指戰員以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個基本原則為武器，深入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提高了人民軍隊的政治覺悟。幹部戰士認真看書學習形成風氣。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更加親密。一個群眾性的練兵熱潮正在興起。我們的部隊在政治

### 智利總統譴責帝國主義 對智利進行經濟封鎖

聖地亞哥七月二十七日消息：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七月二十四日通過電視台和電台向全國發表講話，譴責帝國主義對智利進行經濟封鎖，號召智利人民為堅持國家的經濟獨立作出更大的努力。

阿連德總統指出：“堅持祖國的經濟獨立，必須靠這幾代人的努力去完成。”他說：“我們有責任推進經濟發展，以便使我們擺脫對強大的外國資本主義利益集團的依附狀態。”

阿連德總統在講話中強調指出，由於美國和一些多國性信貸機構減少對智利的貸款，受智利國有化措施影響的國際企業對智利採取報負行動，美元貶值、銅價下跌和必須償還債務等原因，使智利的經濟遇到了困難。他說：“這些困難構成實際上的經濟封鎖。”

據稱：阮文紹集團還出盡種種陰謀鬼計，迫使大量的高中生落考，以便於它們的拉丁。僅廣義省，就有百份之八十的高中生落考。

阮文紹的這些卑鄙的陰謀和橫蠻的行徑，目前正激起廣大學生、教育界人士和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

上、軍事上都有了新的加強。全軍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朝氣蓬勃，奮發前進。

“四十五年的歷史證明，中國人民解放軍忠於黨，忠於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任何兇惡的敵人都不能壓倒它，而只能被它所壓倒。任何野心家、陰謀家企圖破壞它，都只能是痴心妄想。撼山易，撼解放軍難，我們的軍隊不愧為偉大的人民軍隊。”

社論強調指出：“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是我們這個軍隊的顯著特徵。我軍歷來執行對敵狠，對已和的兩條方針，在軍民關係、軍政關係、官兵關係、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關係、幹部相互關係上都遵守正確的原則，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依靠這些獲得光榮的勝利。”

(接第二版)

所詆譏為無能、腐敗、和低能兒的人低聲下氣！這將會使超人的李光耀完蛋！他將無顏以見江東父老。

### 七中國的影響

中國的新外交政策將會對星加坡的政治有什麼影響呢？

這將有一定的改變。李光耀可能不敢太過表露他的反華和反共。無論如何，中國改善對吉隆坡與星加坡的關係，將被反動派利用來在廣大的華人之間進行宣傳欺騙。很多人民將受到模糊。

然而，同時這也將暴露過去反動派叫囂什麼建立軍隊是要抵抗中國的侵略完全是一派胡言！這將有助於人民認清，“馬來西亞”和“星加坡”的軍隊，並不是要抵抗外來的侵略，而實際上是要對付本地的人民！

(續完)



## 分派職業的保証

### 哪里去了？

一名退伍四個月的青年僑軍軍官，因為找不到職業，憂慮絕望，在本月八日服毒自殺於其母的坟前。

李光耀傀儡政權不是常常吹噓什麼“全民就業”，人人可以找到工作嗎？不是經常向被強迫服兵役的青年，保証在他們退伍後，分派適當的工作給他們嗎？可是，為什麼這個僑軍軍官退伍了近四個月，却一直沒有工作？

這個青年是個“中階”級僑軍軍官，尚且找不到職業，更何況是其他的小兵小卒呢？

可見李光耀的“保証”，都不過是空話。

## 最毒“走狗”心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李光耀傀儡政權派遣它的爪牙和殘暴隊，到湯申路上段八哩三須久的羅弄宋怡，將十間鋅板屋拉倒拆除。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不可計數的拆屋罪行之一。

據有關住戶說，他們本是義順區居民，由於業主要將該地充作發展用途，迫他們搬遷，並在附近羅弄宋怡撥出一段地皮，供他們建新屋，同時表示要替他們出“運”。誰知屋子建成後，“政府”就派人來貼通知書，說該處住屋是非法的。並於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派出拆屋隊和殘暴隊，強暴地將這一帶十一間新建的鋅板屋拆除。其中有一家因為住戶的苦苦哀求，才獲得延遲一週。

有一個名叫高金英的住戶控訴說，她和丈夫及三個子女，昨晚在被拆下來的屋頂過夜。她的婆婆本來有病，眼見屋子被拆，傷心過度，病勢加重，現在被送入中央醫院。她說，她在七月二十日搬進該屋。她的舊屋已被拆除，新屋也完了

短評

# 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廿二日廣播〕在拉扎克集團的特別安排下，十五名外國軍事顧問從七月四日起到北加里曼丹的砂勞越進行四天活動。

這十五名軍事顧問中，兩個超級大國——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以及它們的僕從和傀儡：阮文紹集團、朴正熙集團、他僕——巴博集團、印度和菲律賓各佔一名；加拿大和西德各佔一名；向拉扎克傀儡集團結成所謂五國聯防的英帝國主義和澳大利亞各佔兩名，新西蘭和李光耀傀儡集團各佔一名。

這個由帝國主義及其僕從和傀儡的軍事頭目組成的顧問團，在砂勞越期間，向拉扎克集團的僑軍頭子舉行了閉門會議，研究了拉扎克集團在北加里曼丹的反革命軍事行動的情況，參觀了僑軍的兵營和軍事設施，還到砂勞越第三省所謂特別保安區的前綫，去給僑軍打氣。據報導：他們將向各自的政府報告“研究”的結果。

這樣龐大的外國軍事顧問團到北加里曼丹活動，這還是第一次；蘇修叛徒集團的軍事頭子公開參加研究拉扎克集團在北加里曼丹進行的反人民的反革命戰爭，這也是第一次。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都知道：蘇修叛徒集團一貫敵視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近年來，它們加緊進行擴

，如今一片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另一個叫林清月的住戶悲傷地說：“由於我苦苦地哀求，才獲得延期一週，但一週的時間，要我那里去找屋子呢？”

當屋子已經拉倒之後，傀儡政權的狗腿王書泉才假惺惺地說“將盡力協助有關住戶”，真是貓哭老鼠假慈悲。

從李光耀傀儡政權用這麼野蠻的手段破壞人民的生活，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心腸，是比蛇蝎更毒的。我們嚴厲地譴責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這一罪惡行徑。

張主義活動，現在，公然為拉扎克集團屠殺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反革命戰爭助威吶喊。在這一次對砂勞越的所謂訪問中，它們還無恥地接受西貢偽政權的軍事頭目作為發言人，蘇修叛徒集團這一系列罪惡行徑又一次證明，它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它們是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

（接第一版）

把各民族語文學校變質為它們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中心和它們培養奴才的機構。強迫青年學生宣誓效忠所謂“國家”，而實際上，也就是效忠英帝國主義和傀儡政權。

在“國防”方面，近幾年來，李光耀傀儡集團同英帝國主義，紐西蘭、澳洲、印尼、和拉扎克傀儡集團，進一步勾結在一起，為了加強它們的法西斯軍事獨裁統治勢力，就強硬實行所謂“國民服役法令”，強迫青年去為美帝國主義侵略印度支那和鎮壓東南亞各國當炮灰；並利用他們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鬥爭。這一切充分證明李光耀傀儡集團是美英帝國主義者的最忠實奴才。

今天李光耀傀儡集團對人民進行的法西斯軍事獨裁統治，加深了人民同帝國主義反動派之間的階級矛盾，一股反帝、反壓迫的革命洪流即將泛濫，不管李光耀傀儡集團千方百計地擴充和強化它們的法西斯軍事力量，不管它們的政治欺騙伎倆有多高明，都是無法挽救它們即將崩潰的傀儡政權。

## 徵稿啓事

本報歡迎各界人士投稿。舉凡漫畫、文藝創作、政治評論，只要思想正確、內容充實，一概歡迎。

編輯部啟

些被北越扣留的美軍戰俘會談之影。  
← 美國一位反戰女影星最近在河內和



# 越戰近聞



抱逃命之影。  
的打擊，圖為西貢偽軍扛着其受重傷的同  
慘重之傷亡。越兩南方軍民給予它們沉重  
→ 西貢偽軍近日在廣治省的激戰中蒙受

狂轟炸後的情景。  
— 白梅醫院，一個月前遭美帝強盜飛機瘋  
爭，這是越南北方河內的一間主要醫院 —  
← 美帝國主義在越南進行滅絕人性的戰



濫炸，圖中所示是越南婦女在避難之影。  
三關鎮附近，美帝強盜飛機大舉進行狂轟  
→ 最近，在越南南方平定省中部沿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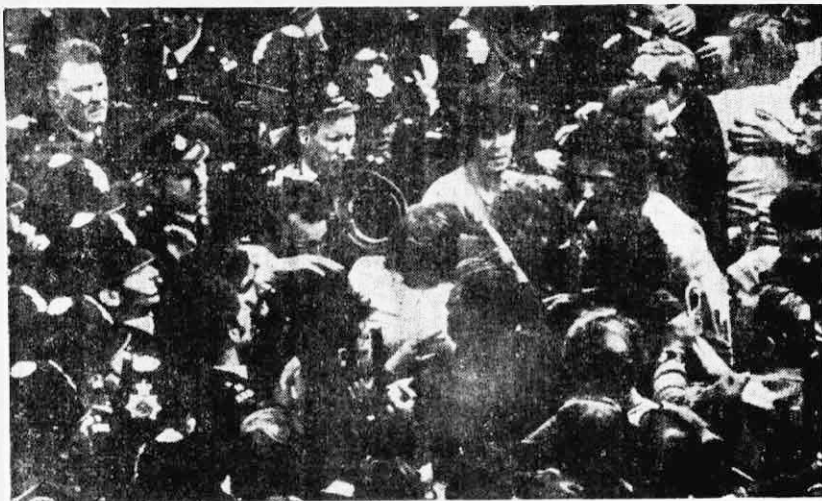


鬥爭，其影響非常深遠。  
 規模示威遊行。這個目前打擊英國的工人  
 此，英國工人於上月廿五日在倫敦發動大  
 制箱運輸而在工業關係法令下被捕，因  
 ← 在英國，五位碼頭工人由於抗議和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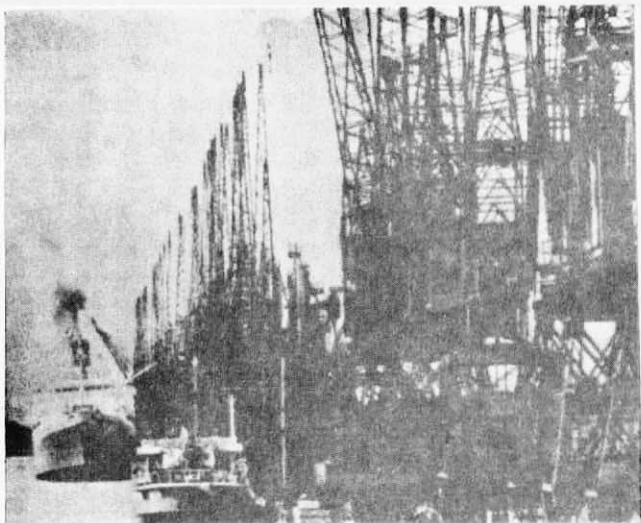


# 工人大罷工 英國碼頭

倫敦監獄，在那里與警察發生衝突。  
 留之碼頭工人，圖為事前工人們曾遊行至  
 ← 英國工業關係法庭下令釋放五名被拘



職員只好充當角夫，協助乘客搬行李。  
 抗議工人被捕，所以一些輪船公司的白領  
 → 由於英國碼頭工人展開了罷工鬥爭，



起重機都放置着之影。  
 二次關閉。圖為罷工期間，所有碼頭上的  
 日實行無限期罷工，造成英國港口兩年內  
 → 英國四萬一千名碼頭工人於七月廿八